

云南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概况

云南民族出版社

目 录

一、民族语言与党的语言平等政策	(3)
二、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概况	(12)
(一) 语言系属	(12)
(二) 汉藏语系的特征	(14)
(1) 藏缅语族的特征	(16)
(2) 壮侗语族的特征	(18)
(3) 苗瑶语族的特征	(20)
(三) 南亚语系的特征	(21)
(四) 语言使用情况	(23)
三、解放后云南少数民族文字使用和发展情况	(26)
(一) 傣文	(27)
(二) 藏文	(37)
(三) 景颇文	(39)
(四) 傈僳文	(40)
(五) 拉祜文	(42)
(六) 佤文	(44)
四、民族语文工作必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47)

前　　言

语言文字是人们交流思想、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民族语文工作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民族语文工作，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疆，普及和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重视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指示，促进民族语文工作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特编写了这本小册子。

云南有二十二种少数民族，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一个省份。由于民族种类多，因此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也比较复杂。本册子介绍云南二十二种少数民族的系属以及云南两个语系—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的主要特征；介绍解放后云南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语言文字的情况；阐述语言发展规律；宣传党的语言平等政策，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语文工作的罪行；并结合当前云南少数民族语文的实际，提出民族语文工作如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几点意见。本册子对于希望了解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同志以及从事民族语文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会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对于在民族文化教育部门和民族地区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进一步了解党的民族语文政策，也会有所帮助。

由于我们对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学习得不够，体会得不

深，对云南的民族语文实际了解得不全面，因此本册子难免有错误和片面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本册子承中央民族学院马学良教授审阅指正，顺此致谢。

作 者

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

一、民族语言与党的语言平等政策

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论民族自治权》）有了语言，人们才能互相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也才有可能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没有语言，人类的社会活动便无法开展，甚至社会连一天也不可能维持下去。

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不同的民族往往使用不同的语言。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民族语言问题是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存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制度的情况下，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不但实行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而且对他们的语言采取歧视限制的政策。所以，无产阶级在解放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必然要同语言不平等现象作斗争。无产阶级认为，民族不分大小，语言不分发达与否，都应当是平等的，任何一个民族或一种语言都不能享有特权。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否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列宁指出：“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各种民族压迫或不平等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五十五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中除回、满、畲等几个民族外，都有自己的语言，有十多个民族还有自己的文字。解放前，国民

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语言采取了歧视、同化的政策，不承认少数民族语言的合法地位，禁止少数民族语言在公共场合使用，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示布告，采取罚款、拘留等手段禁止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一九四七年贵州省丹寨县县长张贴布告，下令不准苗族群众讲苗语，就是其中的一例。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短短几十年间，严重地阻碍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民族的文化教育受到摧残，加深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得到宪法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党历来主张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十分重视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早在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指出：“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又一次重申：“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建国后，一九五一年，政务院在《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中指出：“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一九五四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更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此后，在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法令中又反复强调了党的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政策。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非常关心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和民族文化教育工作。一九五八年一月，周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指出：“汉

语拼音方案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我国共有近五十个民族，其中有许多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另外一些民族虽然有文字，但是也需要改进。已有文字的民族中，除汉族用汉字以外，有用藏文字母的，有用蒙文字母的，有用阿拉伯字母的，有用朝鲜谚文的，还有用其他各种字母的。这些兄弟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时候，应该采用什么字母作为基础呢？……汉语现在既然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字母，应该确定这样一条原则：今后各民族创造或改革文字的时候，原则上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且应该在字母的读音和用法上尽量跟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周总理的指示给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指明了方向。周总理经常外出视察工作，每到民族地区总要询问当地民族语文的使用情况。一九五七年周总理出国访问路过云南时，在了解了德宏州景颇文使用情况之后，特对景颇文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周总理在西双版纳同傣族人民一起欢度泼水节，当听到《西双版纳报》除了汉文版外还有傣文版时，十分高兴地说：“很好，要办好报纸，特别是傣文，影响大”。

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只有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重视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才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国防的巩固，有利于少数民族的发展；轻视或限制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就会有损于民族团结，有损于国防的巩固，就会阻碍少数民族的发展。我国各民族语言都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适应本民族人民交际上的需要而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都是各族人民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并有它自己的特点。社会主义时期，只有通过使用

本族语言文字，才能更有效地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才能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回忆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大力开展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组织大批民族语文队伍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解决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和选用别的民族文字等问题。有些省和自治区还成立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民族文字出版机构，开展了民族文字的教学和群众性的民族文字扫盲工作，同时编译出版了大量民族语文书报和民族语文课本，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一时期的民族语文工作，对于增强民族团结，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民族语文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的原则，任意践踏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叛徒江青恶毒诬蔑少数民族语文“无用”、“落后”，特务张春桥居心叵测地叫嚷“有文字的蒙藏维哈朝先用着，别的不用提了”，妄想一刀砍掉其他民族文字。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则百般阻挠在宣传工作中使用少数民族语文。他们的所作所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不许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企图取消党的民族语文工作，用反动的语言同化政策代替党的语言平等政策。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不少地区的民族语文机构被撤销，民族语文工作者被迫改行，民族文字停止进学校，停止扫盲，停止使用；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对民族语文的歧视、侮辱现象，攻击少数民

族语言是“黑话”、“搞阴谋的话”，把民族文字当作“四旧”来破，大量烧毁民族文字的手抄历史书籍，使少数民族历史文献遭到空前的不可挽救的浩劫。“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严重地破坏了民族团结，阻碍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他们推行的这一套反动政策，同国民党反动派对待少数民族语文是一脉相承的。

粉碎“四人帮”后，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我国民族语文工作又获得了发展。党中央十分关怀和重视民族语文工作，多次指出要重视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了鼓励少数民族语文工作者把工作做好，党中央领导同志于一九七七年六月接见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人员和从事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工作人员。一九七八年九月，华主席访问外国回国路过新疆时，对新疆出版少数民族文字书刊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等工作进行了了解并作了指示。两年多来，民族语文工作大大加强了，民族语文工作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破坏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所散布的流毒和克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歧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大民族主义思想，还需要一个过程。今后，除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在干部、群众中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外，还必须大力宣传党的民族语文政策，纠正一些对发展民族语文有害的糊涂观念，克服工作中的缺点，排除各种障碍，这样才能使民族语文工作进一步得到发展。

我们认为，在当前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中，必须认识以下两点。

一、必须看到少数民族语文在社会主义时期使用和发展

的长期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种历史范畴，有其形成、发展的长期过程。民族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一般说来，它的发展变化要比其他特征来得更慢。我国现有的这些少数民族语言，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都是适应各族人民的交际需要而存在与发展的，都有其使用、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解放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使用自己的语言进行社会交际（有文字的民族，有一部分人还使用自己的文字）。解放后，我国社会制度虽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由于语言不是上层建筑，语言没有阶级性，语言不会突变，语言的融合（从使用本民族语言到转用另一种语言，如满族、回族转用了汉语）要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过程才能完结，所以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至今仍基本未变。有自己语言的少数民族仍以本民族语言作为日常的主要交际工具。而且，由于废除了民族压迫和语言歧视，少数民族语言获得了使用和发展的自由，它的作用比解放前更加重要。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还没有提供各民族和各民族语言的融合所必需的条件，相反地，这个时期为以前受过沙皇帝国主义压迫而现在被苏维埃革命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各民族的复兴和繁荣造成有利的环境。”因此，社会主义时期将是各少数民族语言繁荣发展的时期。而且，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所以民族语言的繁荣发展也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二、必须认识民族语文对普及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少数民族科学文化的重要作用；必须正确地处理学习民族语文与学习汉语文的关系。民族语文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是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正当我国进入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民族语文对于普及教育，发展民族文化，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就更为重要。斯大林说：“为什么要使用本民族语言呢？这是因为千百万人民群众只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才能在文化、政治、经济发展方面获得巨大的进步。”因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发挥民族语文的作用。

我国有五十五种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我国东北、西北和西南各省的边疆。解放前，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由于遭受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歧视，民族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群众长期处于文盲状态，有的甚至长期处于结绳、数豆、刻木记事的原始状态。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曾经进行过全面的大量的扫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后来由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少数民族地区的扫盲工作停止了多年，因而现在边疆大多数少数民族青壮年还是文盲。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列宁说：“不识字的人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首先教他们学文化。”又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建设不了共产主义的。”“我们应当把动员识字者来扫除文盲这一简单而迫切的事情进行起来”。毛泽东同志也曾经指出：“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一项重要工作”。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给我们指明了扫除文盲对于学习马列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把扫除文盲当做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边

疆是祖国的大门，负有保卫祖国边防的神圣任务。所以，尽快地在边疆民族地区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但是，怎样在大多数人还不懂汉语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扫盲、普及教育和提高文化呢？根据过去云南有些文教部门曾经在边疆地区使用汉文扫盲和普及小学教育（不用民族文字）的情况（进度较慢，效果较差，巩固较难，流动较大），同现在有些民族地区小学先学习民族语文，后学习汉语文的效果（进度较快，效果较好，巩固较易，流动较小）来看，在不懂汉话的少数民族地区扫盲或普及小学教育，先学习本民族文字，在基本上掌握了本民族文字之后才进一步学习汉语文，不但不会影响学习汉语文，而且还有利于学习汉语文。因为它符合“由易到难”的教学原则。例如，一九七八年秋季，云南瑞丽县中学统一招生，姐相公社广双大队银井小学有七名傣族小学毕业生报考初中，都录取了，都合乎录取标准。为什么七名傣族学生都能录取呢？据银井小学教师和当地贫下中农反映，主要原因是一年级先学傣文，傣文学懂（会拼会写）之后才学汉文，容易消化，容易巩固。他们说：过去小学不学傣文，从一年级起就学汉文，六、七岁的小娃娃不懂汉话就学汉文，就象隔河拿东西一样，看得到拿不着，如学一个“天”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中的“天”字），连学三天，有好些小孩还不知道“天”字是什么意思。因为学不懂，就怕学，所以流动大，停学多。现在一年级先学傣文，傣文是拼写自己的话的文字，嘴里怎么说就怎么写，容易学，很快就会拼会写。学懂了傣文，有了傣文的拼音知识之后学习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就容易接受。学得

懂，有了信心，中途停学的就少了。他们还说：过去小学生不学傣文只学汉文，学了五、六年毕业回家，不会记也不会读，什么都不懂，父母很失望。现在一年级先学傣文，二年级才开始学汉文，而且以后每一年级都有傣语文课，小学毕业后，傣文、汉文都懂了，能用傣文记工分，能读傣文报、汉文报，父母很高兴。又据德宏州文教局一位傣族同志反映，小学学过傣文，懂傣文多的村寨，民间青少年文娱活动一定开展得好，如唱傣族诗歌，跳傣族舞蹈，演傣族戏剧，以及演唱其他民族的歌舞、剧目等，都很活跃。由此可见，民族文字不仅是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进一步学习政治和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发展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地处理学习民族语文与学习汉语文的关系，纠正那种不从实际出发，不重视民族语文教学，用挤掉民族语文学习时间来学习汉语文的不恰当做法。

民族语文政策，是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指针。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坚持党的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原则，我们就一定能不断地促进民族语文工作向前发展，就一定能为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多做贡献。

二、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概况

(一) 语言系属

语言系属是根据语言的历史来源和语言之间语言要素的异同程度所作的语言分类。同出一个“母语”，具有共同的历史来源的语言叫亲属语言。把同出一个“母语”的许多语言归为一大类，总称“语系”。同一语系的语言，根据语言之间的异同程度，又分为若干“语族”，语族之下又分为“语支”，语支之下又分为“语言”。同一语支的语言（如彝语支中的彝语和傈僳语，壮傣语支中的壮语和傣语）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共同性最大，同一语族不同语支的语言（如彝语和景颇语）次之，不同语族的语言（如彝语和傣语）又次之。语言分类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语言与语言之间有无亲属关系，以及亲属关系的远近。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全省有彝、白、哈尼、壮、傣、苗、傈僳、回、拉祜、佤、纳西、瑶、藏、景颇、布朗、普米、怒、阿昌、崩龙、蒙古、独龙、基诺等二十二种少数民族，连汉族一共有二十三种民族。全省人口约有三千万，少数民族人口有九百多万，约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二十二种少数民族中除回族已使用汉语和蒙古族已使用当地彝语或汉语外，其他二十种少数民族都使用原有的本民族语言。其中，景颇族说两种语言：一种叫景颇语，属藏缅语族景颇语支；一种叫载佤语（包括勒期话、龙沃话和波拉

话），属藏缅语族阿昌语支。云南瑶族也说两种语言：一种叫“瑶语”（自称“勉”“董本优”等），属苗瑶语族瑶语支，分布于金平、红河、麻栗坡、马关、广南等县；一种叫“布努语”（自称“布努”、“努努”等），属苗瑶语族苗语支，富宁县一部分瑶族说这种话。所以，云南共有二十二种少数民族语言（不包括未定族称的语言）。这二十二种语言，其中除了佤语、崩龙语、布朗语属南亚语系外，其他十九种语言都属汉藏语系。它们的语言系属列表如下：

汉藏语系

(1) 藏缅语族	藏语支	藏语
	羌语支	普米语
	彝语支	彝语 傈僳语 拉祜语 纳西语 哈尼语
	白语支	白语(未定)
	景颇语支	景颇语
	阿昌语支	阿昌语 载佤语(自称 “载佤”的景颇族话)
	怒语支	怒语 独龙语(未定)
	基诺语	(语支未定)
	(2) 壮侗语族—壮傣语支	{ 壮语 傣语
(3) 苗瑶语族	苗语支	苗语 布努语(自称 “布努”的瑶族话)
	瑶语支	瑶语(自称“勉”的瑶族话)

南亚语系

孟·高棉语族—佤崩龙语支
 |
 佤语
 布郎语
 崩龙语

(二) 汉藏语系的特征①

汉藏语系分布在我国和越南、老挝、泰国、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等国境内。汉藏语系包括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三个语族的语言。汉藏语系的主要特征如下。

(1) 有声调——除了少数语言(如珞巴语)和某些语言的个别方言(如藏语的安多方言, 羌语的北部方言)外, 都有声调。声调有区分词义的作用。如汉语的: mā (妈), má (麻), mǎ (马), mà (骂); 又如傣语德宏方言的: hā (树“枝”), hā (茅草) hǎ (嫁) hà (奴隶), ha (诽谤) há (腿) (为了印刷方便和便于不懂傣文的人阅读, 傣语举例用拉丁字母转写, 见注②, 以下同)。

(2) 单音节词根是构词的基础——复音词大部分由两个以上的单音节词根组成。如汉语的: 天地、天河、天文、天文台、地球、地雷、地形、地形雨; 德宏傣语的: lámgat (能力、才干), lámhaām (语气), lámhào (米汤), lámdàolin (地葫芦)。一部分由单音词根(实词素)和附加成分(虚词素)组成, 如汉语的: 木头、骨头, 桌子、刀子, 老虎、老鼠, 作者、学者, 其中的“木、骨、桌、刀、

虎、鼠、作、学”是词根，“头、子、老、者”是附加成分；又如德宏傣语的：amaān（真实情况）、ahīng（季节）、alō（需要），luanggin（食物）、luangdōi（看法）、luangli（好处），其中的maān、hīng、lō、gin、dōi是词根，a和luang是附加成分。多音节的单纯词较少，如汉语的：蟋蟀、蜘蛛、荒唐、仿佛；德宏傣语的：pālā（佛）、gālā（洋人）、gōzō（地毯）。

（3）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句子基本成分的次序比较固定，主语、谓语、宾语的次序不能随便改变。如汉语的“我·吃·饭”，不能说成“我·饭·吃”，彝语的“我·饭·吃”，不能说成“我·吃·饭”。虚词没有明显的具体意义，只有当它放到句子里时才能显示出它的意义（语法意义）。如汉语的“关于”、“而且”、“了”、“的”、“吗”、“呢”；德宏傣语的guabbee（因为）、beelái（所以）、an（的）、xí（比）、lái（吗）、lí（呢）等。

（4）有量词——汉藏语系中除藏缅语族里的少数语言（如藏语、珞巴语、景颇语）量词较少外，大多数语言都有丰富的量词。如汉语的“一个人”、“两头牛”、“三匹马”中的“个”、“头”、“匹”；德宏傣语的：gōn gò leng（一个人）、jiè suáng maang（两张纸）、bì saám gān（三支笔）中的gō（个）、maang（张）、gān（支）。

下面再分别介绍一下汉藏语系各语族的特征。